

古越 唐羽萱 著

# 金羊毛

JINYANGMAO  
长篇历史小说《大清洋买办》之一  
中国第一代白领开发西部创业史  
中国第一部洋行买办经商教科书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古越 唐羽萱 著



# 金羊毛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羊毛/古越、唐羽萱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3.1

ISBN 7-5354-2436-8

I. 金…

II. 古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6549 号

责任编辑:王汉广 责任校对:常桥英

封面设计:王祥林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---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[cjlap@public.wh.hb.cn](mailto:cjlap@public.wh.hb.cn)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

---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20 插页:2

版次: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440 千字 印数:1—5000 套

---

定价:2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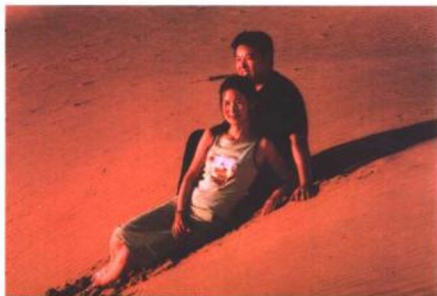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## 内 容 提 要

清朝末年，李鸿章提倡洋务，中国的资本主义处于萌芽状态。一日，天津怡和洋行的雇员葛秃子骑着一匹骡子，不远千里来到大西北考察，不慎连骡子带行李被强人盗走，流落到贺兰山下黄河岸边的一个偏僻小镇——石嘴山。在这里，他意外发现了一座富有“金矿”——遍地如垃圾的羊毛。从此，胆大心细的葛秃子做起了无本生意，大量赊购牧民的羊毛、羊皮，将它们用船运至包头，再雇骆驼将货运至天津怡和洋行，洋行再从天津出口，将货运至英国，赚取了大量利润。从此，葛秃子干起了洋行买办，在石嘴山设立了高林洋行，做起了一本万利的发财生意，带动了其他洋行纷纷进驻石嘴山，从而演绎出一幕幕开发西部的活剧：升官梦伴着发财梦，男人勾心斗角伴着女人痛苦呻吟……

本书着力塑造了一个既有强烈自尊心、同情心、进取心，又有精明经营头脑的洋行买办葛秃子的生动形象：干事业，雄心勃勃，重女色，津津乐道，他在与洋行老板、地方官府和同行买办的矛盾斗争中，总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，然而，他最终却遭到同行买办的构陷，死于非命。石嘴山，是他发迹的地方，也是埋葬他的坟墓。

这部集喜剧与悲剧于一身的作品，构思奇特巧妙、矛盾犬牙交错，语言颇具特色，充满了西部蛮荒的气息和野味，洋溢着我国西部浓郁的民情、风情，是一部并不多见的可读性较强的西部小说，可作为最初开发西部的教科书阅读。



## 作者简介

### 古越

男，原名胡德林，1959年生，安徽省淮北市人。先后在安徽《淮北日报》社、《西藏日报》社、新疆《喀什日报》社、宁夏《石嘴山日报》社、海南《儋州日报》社工作。198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先后在《青春》、《深圳特区文学》、《朔方》等文学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及散文。现为宁夏作家协会会员，工作关系在《石嘴山日报》，客居银川。

### 唐羽萱

女，原名唐珺，1969年生，宁夏中宁县人。高中时代开始文学创作，诗集《梦中的红嫁衣》曾获自治区第五届文学艺术评奖诗歌二等奖。宁夏作家协会会员。现就职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就业服务局。

## 第一章

---

从位于天津达文波路上的怡和洋行老板亨利的公事房出来，葛秃子准备找个馆子好好吃一顿。

光绪八年的一天，阳光照耀在这块属于英国人的领事馆的土地上。葛秃子抬头看了一眼太阳，摸了摸自己的脑袋，还不太相信自己的好日子即将来了。

他曾经是一个非常不走运的人，直到他刚才走进亨利老板的公事房之前，他也不过是怡和洋行设在城厢分行的一个杂役。

葛秃子能进怡和洋行，纯粹是一个偶然。这还要从他的外貌说起。

单从外表来看，他是一个很强壮的人。身材高大足有八尺，面如温玉，颌下无须，头上戴一顶凉帽，脑后辍一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。

不过，啥事都不能只看表面现象。其实葛秃子先生并不那么强壮，就像他的头发并不那么黑一样，而且，他根本就没有

几根头发。

葛秃子原来是有名字的，叫葛行健，至少在他投奔捻军之前，每次参加乡试时都用这个名字。自从一次考试中因帽子掉了，遭到学政大人的一顿训斥以后，他的学而优则仕的美梦破灭了。有一段时间，他干脆不戴帽子，就顶着一颗亮光光的秃头招摇过市。

自由是自由了，可吃饭成了问题。像他这种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穷书生，识得几个臭字，会念几句子曰诗云，又没有功名，又没有银子捐个官职，谁尿你呢？

恰好，捻军首领苗霏林派人来请他当幕僚，他闻讯大喜，欣然前往。后来苗霏林降清，归胜保所辖，葛秃子又成了胜保的军中师爷。但是命运老是和他过不去，胜保恃功而骄，被朝廷处死，他又成了丧家之犬。

正当他流落天津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一个安徽老乡找到他，说租界里英国人开的洋行招人，问他去不去。他说：“我是大清人，咋能给洋人当奴仆？”老乡笑道：“你真像个婊子，贞操早就没了，还守嘛节呀？再说了，你守节也得有个对象哪。人家洋人可不嫌你是个秃子。”

这句话戳疼了葛秃子的心肝。是呀，大清国因为你是秃子就他妈不要你考试，老子犯什么贱哪！

洋人果然好。不光不嫌他是个秃子，人家根本就不留辫子，还笑话那是猪尾巴。葛秃子很顺利地就成了怡和洋行的工役，跑腿送货，一个月挣上五两银子，吃饱穿暖不成问题了。

葛秃子时常有点不舒服，夜里醒来不知身在何处。毕竟读过圣人的书呀，家乡的坟地里埋着祖宗的骨头。自己这么卖力地帮洋人赚中国人的钱，总觉得有点对不住谁似的。

这时候的葛秃子还不能说是买办。在天津开埠的老牌洋

行，除了原有的广东买办以外，雇佣的一些新买办，与洋行之间并没有契约关系，只是卖货手和买货手。而且，由于当时列强数次入侵逼开租界，民众痛恨洋人，对一切做洋事的，统统呼之为“洋奴”，非常歧视，一般工商业者也不屑于当买办。像葛秃子这样的杂役，多是社会低层的落魄者才愿意干。

但是，葛秃子在洋行呆的时间长了，看问题的角度也在改变。他不再为自己的身份感到不安，反而很羡慕那些大买办。他觉得自己有朝一日也可以成为他们那样的人。

因为，当时闻名天津的大买办中，不少人原来就是洋行的杂役、厨师、看门、管库之类，像仁记的李辅臣开始是摆小摊的，后来专替洋人取款送款；李长春是洋行的厨子；新泰兴的宁星普是编草帽辫子的；汇丰银行的大买办吴调卿是给英国人赶马车的。最有名的怡和洋行大买办梁彦青，原来也是广东没有正业的杂差。他们刚来天津时，住在英租界招商局，像吴调卿这样汇丰银行的买办，也只能租得起六元钱一个月的房子，而梁彦青，只能住四元钱的。可是短短几年，老吴就在紫竹林的红楼后面买了法国人的一栋楼房，年薪最低也有二十万两。

葛秃子是很相信陈胜先生的一句话的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所以他才毫不犹豫地当了捻军，又欢天喜地地做清军的师爷。他是太想成功了，因此一切机会他都不愿放过，哪怕为此碰得头破血流，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。

怡和洋行决定派人到中国的西北去考察一下，了解资源情况，开拓那里的市场。

可是，外国的雇员不能去，中国的雇员不敢去。谁不知道那儿是戈壁沙漠、不毛之地呢？而且，几年前陕甘回民起义，闹得翻天覆地，据说见清兵就杀，幸亏被左中堂带兵剿灭了。尽管如此，谁也不敢去冒险，宁愿坐在天津洋行里等着西北商



行里的人来送货、提货。

葛秃子知道后，却自愿报名。也因此，他得到了洋行总经理亨利先生的亲切接见。

## 二

葛秃子那天领了差旅费用，在街上顶头碰上了老乡刘敬祥。

刘敬祥也是安徽颖州人，也就是今天的阜阳市人。他读过几天私塾，后来见功名无望，就到胜保的队伍当了兵。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，通州八里桥一战，他吓破了胆，开了小差，辗转到了天津，那时，他饿得皮包骨头，靠沿街乞讨为生。

那时，葛秃子在怡和洋行干得很不错，很满足了。只是限于条件，他单独租不起房子，与几个同事合租了一套小院子住。

一天下午，葛秃子从洋行收工回家，见门口蹲了一个人，他没有在意，掏出钥匙开门时，见那人怯生生地问他：“请问，您是葛先生吗？”

葛秃子吃了一惊，回头说道：“在下就是。咦，你怎么知道我姓葛？”

那人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，汗水已经把脸上的灰尘冲出了几条小溪，用手一抹，狼籍一片。葛秃子笑了起来，那人也跟着笑了。

那人一笑，露出了一嘴的白牙，他说：“说来实在惭愧，我在这条街上乞讨，听说您府上是安徽，您又是个仗义君子，

故此不揣冒犯，特来相求。”

葛秃子自嘲道：“我只是一个为洋人打杂的狗腿子而已，你求我什么呢？我又能帮你什么？”

那人谦卑地一笑：“其实，我只是想求您认下我这个老乡，并不敢有别的奢望。”

葛秃子松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这有何难。俗话说，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嘛。噢，我忘了问你，您嘛贵姓？雅号怎么称呼？”

那人道：“免贵，贱姓刘，名敬祥，颖州阜南小刘庄的。”

葛秃子喜道：“兄弟我也是颖州人，涡阳龙山的。这样吧，您先进屋洗把脸，随后咱们出去找个馆子，我请客。您一定饿坏了吧？”

那天晚上，两个人都喝醉了，同床而卧。第二天，葛秃子就带刘敬祥去找分行的老板，看能不能给老乡觅份差事。但是不巧，老板问了刘敬祥几个问题，对他很不满意。两个人很沮丧地出来，葛秃子安慰刘敬祥说：“你别着急，先在我这儿住着，容我慢慢地再设法。”

刘敬祥便一连在葛秃子的屋里住了一个多月，把老葛住得直咬牙，有点撑不住了。因为刘敬祥特别能吃，一个人的饭量抵得上三个葛秃子。可是，葛秃子是个讲义气又爱面子的人，他是绝对不会做出把刘敬祥赶走这样的事的。无奈之下，他求情托人，花了三两银子请客，为刘敬祥在正大昌杂货铺寻了一份差使。

刘敬祥在正大昌做得不错，老板很信任他，还把独生女儿许给了他。婚事也是葛秃子集合了几位老乡，鼎力相助，帮他办的。刘敬祥感激无限，隔三差五就要来请葛秃子到他家聚会。后来，刘敬祥要给葛秃子张罗一个媳妇，葛秃子没同意。

一是因为他老家有一个明媒正娶的老婆，二是他当时正在热恋中。当然，这一点他并没让刘敬祥知道。

刘敬祥笑话他：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嘛男子汉大丈夫，有三妻四妾才风光哩。您只有一个嫂夫人，还看不见摸不着。您正当盛年，没嘛毛病吧？就打算这么光棍着？”

他一口颍州土腔夹杂着天津单词，老是嘛嘛嘛的不分彼此。

葛秃子笑笑：“可我还没得意呢，不就是在洋人跟前混口饭吃吗？等我发迹了再说吧。”

刘敬祥说：“等您发迹，鸡巴毛都白了。”

自那以后，两人很久没有见面。

葛秃子看见刘敬祥，刚要打招呼，刘敬祥张嘴就说：“行健，我正要找你呢，你嘛太不够朋友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也不给我商量一下就敢做主。”

葛秃子说：“啥事，还要找你商量？”

刘敬祥沉着脸说：“嘛事，去西北的事。”

葛秃子道：“这么一件小事，哪敢劳动您的大驾。再说了，我也正准备去跟您告个别呢。”

刘敬祥说：“嘛告别？我是特地来找你诀别的。”

葛秃子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刘敬祥说：“这不明摆着吗，西北，那是嘛地方？那是土匪横行的回民聚居地呀，那地方是飞沙走石人烟稀少呀，那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呀。你这是叫嘛出差呀，你这叫去送死！想想，好好想想，哪一样不能要你的命？”

葛秃子说：“我的命还值钱吗？在嘛地方死不一样呢？青山处处埋忠骨，何必马革裹尸还嘛。”

说罢，他大笑了起来。

刘敬祥一挥手，瞪着眼说：“你嘛还笑？我是你唯一的好朋友吧？我嘛就等着给你收尸，都怕收嘛不着。”

葛秃子双手一拱，说：“多谢，我既然去，就不打算活着回来。”

刘敬祥搂过葛秃子的脑袋，哭着说：“我们颖州出来当嘛捻子的老乡就剩咱俩了。你嘛这再一死，我就是嘛二亩地里收一颗大麦，独苗一根啦。以后我有啥难事，还找谁去帮我？”

葛秃子说：“我他妈还没死，你吊嘛丧呀。再说了，我咋就没感觉咱俩那么好。我要是死了，你嘛也就不用老害怕我找你借钱了，应该欢喜才对呀。”

刘敬祥说：“你嘛没良心的东西。好心你当作驴肝肺，不是你，我嘛能有今天吗？我是真心为你好哇。”

葛秃子说：“所以我谢你呀。不过等我回来吧，也许我能全尸回来哩！”

### 三

其实葛秃子并不是个胆大的人，他之所以这么勇敢地去大西北，是有一个原因的。

鸦片战争以来，古老神秘的中国大门洞开，紧随着列强洋枪洋炮而来的，是各国的洋行。这些在华经营的商业机构，除了倾销洋货、搜刮土产之外，深入内地刺探商情也是一项重要的业务。

英商怡和洋行主要以轮船运输把持大清沿海航运达半个世纪之久，不但收购中国的土产出口，而且还将外国大量的日用

百货、军火武器、机器零件进口。在天津、上海、广州、厦门、北京等地开设商号，进行贸易。由于洋货物美价廉，对中国土产冲击很大。官宦人家以及有钱的大户都以能使用洋货为荣。

北京有位王爷娶了一个外室，就在天津。他的这个小老婆用的化妆品，像洗脸的胰子啦、擦手的香脂啦什么的，都是从怡和商号买，由商号派专人送到她家里，月底统一结账。

葛秃子有幸担任了这一美好而光荣的差事。刚开始，他都是把货送到王爷家里，交给管事的就回来了。时间一长，王爷的小老婆碰见了她一次，竟留他喝了一杯外国的洋茶，叫什么“嘎非”，把他呛得差点岔气。王爷的小老婆笑得格格，像银铃一样，对他说：“我好久都没有这样笑过了，你以后常来。”

这以后，他每次送货，都要喝一杯“嘎非”，慢慢地就上了瘾，几天不喝，就想的慌。当然，不见王爷的小老婆更是比不喝“嘎非”还难受，那个小妮长得真俊。王爷一个老头子，辫子都成了猪尾巴了，还大半花白，怎么就能占着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妮呢？这嘛世道真不是人呆的。

其实，害相思病的不是葛秃子一个人。王爷的小老婆从见到葛秃子起，就被这个高大的男人吸引住了。闺房寂寞，欲念难抑。一次，喝完了“嘎非”，聊起天来，王爷的小老婆说：“葛先生，你的辫子咋长得那么好呢，乌黑、油亮，像上了蜡似的。”

葛秃子的白脸刷地红了，说不出话来。

王爷的小老婆说：“哟，还害羞哪？我来看看，咋长的？”说着走过来摸他的辫子，葛秃子慌了，急忙想捂住，谁知一拉一拽，把假发弄掉了。王爷的小老婆一下子愣住了，继而，爆发出一阵大笑，笑得弯了腰，眼泪鼻涕都出来了，直叫肚子

痛。葛秃子脸涨得血红，手在发抖。忽然，他拉开门冲了出去。

有一个多月，葛秃子都没有去送货。王爷的小老婆再要货，他都让别人去。那天，商号的经理对他说，王爷府里对其他送货的人不满意，点名要他去送。葛秃子没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去送。他打算把货交给管事的就走，决不再让那个女人羞辱自己。他葛行健是读过圣人书的人，怎么能受一个女人的耻笑呢？实在不行，就干脆他妈走人，老子不干了。

谁知道，敲开门，迎接他的不是管家，而是王爷的小老婆。她显然是精心化了妆，比平时更加漂亮。只见她满面笑容，对他深施一礼，说道：“子谓子夏曰：女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。葛先生，你自诩为读书人，却因一个自然的笑声，而心生怨恨，对孔夫子的话，又做何理解呢？”

葛秃子一愣，他没有料到这个女人竟会一见面，与他考较《论语》来了。他说：“此言差矣。小人见辱而怒，与君子见辱而怒，是有区别的。”

女人说：“那我就再给你赔罪就是。请呀，站在门口，总不是说话的地方。”

葛秃子还在张望，希望能见到管家，把货交给她就走。女人看出他的心事，说道：“你不用找了，我已经把人都打发出去了。今天叫你来，不为送货，单为赔罪耳。”

葛秃子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了，就迈步进来。到了屋里，他又吃了一惊，只见屋内，摆了一桌上等的酒席。女人对他说：“今天就咱们俩人，聊备薄酒，算是心意。”葛秃子开始还谦让一番，等到了七八巡之后，酒酣耳热，话多舌短，头重腿软，脚底拌蒜，与王爷的小老婆就做在了一处。巫山行云，梦泽施雨，闹了个春风吹开梨花蕊，夜露浇灌杏花红。

万事开头难，此头一开，再难刹住。两个人干柴烈火，一个如多年老僧破了戒，一个似荒庵尼姑不念经。也是合该有事，那一日王爷奉命到天津公干，去得急，没有通知小老婆。当晚王爷应酬已毕，抖擞了精神，回府要和小老婆激战一番。哪曾想葛秃子鹊巢鸠占，正在窝里孵蛋哩。王爷大呼小叫地喊开门，葛秃子一激灵就软了。关键时候，还是女人表现突出，她把葛秃子推下身体，把衣服一抓一塞，说了句“你快从窗户走”就拉被而卧，假装睡梦正香，等王爷上楼来。

葛秃子看着窗户，不敢就跳，女人急了，推了他一把，说：“亏你还是个大男人。”老葛惊叫一声，下去了。

此声惊叫恰被上楼来的王爷听了个结尾。进得房来，王爷端着洋油罩灯问道：“什么声音？”小老婆装睡不理，王爷往床前一凑，脚下被绊了一下。低头一看，分明是一双男人的靴子，王爷一股血冲到脸上，劈手就把女人揪了起来。女人疼痛难忍，连问为嘛事揪她。王爷指着靴子骂道：“问我为嘛事，你这个小骚蹄子，守不住空闺，敢给我戴绿帽子。你的胆子长了鸡毛啦？”

王爷把小老婆揍了个半死，女人抵死不招奸夫是谁。

王爷无奈，本想杀了她，看着那漂亮的脸蛋又不舍。不舍得那脸蛋又不能独自享用，王爷就更加生气，思谋了几天，生出一计，索性把她卖到西北的妓院去，人不知鬼不觉，叫她去当婊子。你不是喜欢男人吗？我叫你日日夜夜地离不开男人。不把她留在天津的缘故，是因为她的情夫在天津，不能便宜了他们。王爷知道，女人一旦动了情，那是很可怕的。治她这病的最好方剂，就是叫他们一辈子也见不着，连消息也不知道。

第二天，葛秃子害了一场比大病还大的病。人瘦了一圈，但他谁也没让知道。过了几日，他假装送货去打听消息，碰到

管家，小楼里已换了新主人。管事的告诉他，只是听说王爷把她卖到了大西北，具体是哪里，就不清楚了。

正当葛秃子万念俱灰，打算回老家把老婆孩子接来，死心踏地过日子的当口，洋行给他提供了这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
#### 四

葛秃子没有听从刘敬祥的劝告，也没有按洋行给他的路费标准雇一个随从。他只骑了一匹骡子就上路了。他的理由是，只有傻瓜才把一个人可得的银子，让两个人分了。他确实没有旅行的经验，尤其是到西北旅行的经验。如果他能预测到后来发生的事情，那么，无论如何他也不愿意省下那几两银子。

从天津到北京，出内长城，到张家口，一路上人烟稠密，沿途吃饭住宿都较方便，而且路上也平静。但从张家口到归化城，就有点荒凉了，客商行旅走一天赶不上宿头是经常的事情。塞外四五月份的气候，早晚温差很大，白天热得像火炉，晚上凉得像深秋。葛秃子没带被子，只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，一出张家口，就遇到了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寒潮袭击。凛冽的寒风夹杂着沙漠和荒山上的沙砾以及小土疙瘩迎面袭来，尽管葛秃子把预备冬天才穿的皮袄都裹上了，可骑在骡子上还是直打哆嗦。更让他受不了的是，在车马大店的土炕上，他赚了一身白虱子。这些蠕动不停的小动物让葛秃子几天吃不下饭，但他又不能把衣服被褥全扔了，只好不停地搔痒，把肚皮都抓破了。

华北平原厚厚的黄土层就是这样形成的：西北沙漠中的沙



砾随着一次次大风，被刮到了平原上，经过不断的堆积，有的地方的黄土达到了几百尺厚。这种黄土层的土质很轻，而且非常松软，脆弱，轻轻一压就陷了下去，形成垂直断面。结果，当马车或人经过时，黄土会被压下去一层，久而久之，车道是越来越深。上千年的岁月过去，驿路古道变成了深沟，最深处足有几十米，两侧是断崖似的黄土断层，非常陡峭。

葛秃子在一个叫洋河河谷的古道里，差一点就成了刀客的猎物。幸亏他那匹骡子，性子很烈，驮着他一阵狂奔，把那群蒙面客远远地甩在了身后。不幸的是，他的一件行李丢了，那里面有不少洋货，有柠檬汁饮料，也有牛肉罐头，还有洋针洋火之类的小玩艺。他打算除去考察土产以外，看看这些洋玩艺有没有市场，顺便为自己开辟一条生财之道。这匹骡子是脚行老板让他买的，他当时还不愿意要，以为骡子有啥毛病，老板是想宰他一下。他本来是要买一匹好马的。脚行老板对他说：“您听我的没错，走西口，骡子比马管用。要是不管用，您回来时我把骡子钱再退给您。”

等逃脱了虎口，在一处平坦的地方歇下来，葛秃子看着跑得嘴冒白沫的骡子，心里无比的感激。看来这驴和马杂交的后代就是比它的先辈强，回去后还真得好好谢谢那位老板。

当天晚上，葛秃子错过了宿头，又不敢停留，冒着危险一直赶路。清晨时分，在他人困骡乏的时候，他发现了几处黑点。接着便看见了无边的草原，在美丽的晨曦中，透过隐隐约约的蓝色的雾霭，远远的群山出现在天尽头。

走近了看，他才发现黑点是骆驼和马群。有袅袅的炊烟从圆形的蒙古牧民的帐篷里升起，他精神一振，朝蒙古包奔去。

在一家蒙古包里，他受到了接待。蒙古包里很温暖，周围是摆放整齐的箱子、碗柜等物，角落上还有花瓶和佛像，中间